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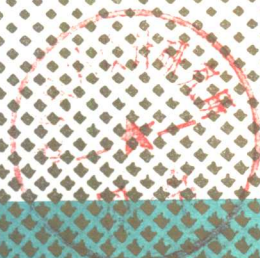
佳作丛书

JIA ZUO CONG SHU

第六辑

伽·弗洛什

〔法〕雨 果 著



佳作丛书

第六辑

伽 弗 洛 什

〔法〕雨 果 著

李 丹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装帧设计：李吉庆
封面、内封图：张守义

伽弗洛什
Gafalutsh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92,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5 $\frac{1}{4}$ 插页 2

1990年1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200

ISBN 7-02-000265-X/I·266 定价 1.90元

前 言

这是巴黎街头一个小流浪儿的故事，选自雨果的著名长篇小说《悲惨世界》。雨果（1802—1885）是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举世闻名的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他的最大文学成就是诗歌，至今他仍被视为法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和史诗诗人。他是法语诗艺大师，其诗歌技巧可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的戏剧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几乎统治了巴黎的舞台，他的名剧《艾那尼》（1830）演出的成功宣告了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雨果的小说卷帙浩繁，其中最著名的是《巴黎圣母院》（1831）、《悲惨世界》（1862）和《九三年》（1873）。

《悲惨世界》是雨果的长篇名著中最重要的一部。激发他写出这部作品的是一桩真实的事件：一个贫苦农民因偷了一块面包被判处五年苦役。出狱后，他的黄色身分证又使他在就业中屡遭拒绝，以致迫使他再度犯罪。这件事引起雨果的关注与思考。从一八二八年起，他就计划以此为题材写一部社会问题小说，一八四八年以后，他在原有题材的基础上大大扩充了内容，深

化了主题，最后于一八六二年完稿并出版。小说共分五卷，主要线索是描写因一块面包而服了十九年苦役的冉阿让出狱后的经历：他处处碰壁，走投无路，几乎重蹈覆辙。这时德高望重的米里哀主教感化了他，于是他改名换姓，立志为善，以发明人造宝石的工艺致富，被推选为市长，并救助沦落为娼的女工芳汀及其女珂赛特，只因不愿让一个相貌酷似自己的惯窃无辜受害，冉阿让毅然自首，再度入狱。为了实现在芳汀临终前许下的诺言，他设法逃出监狱，出重金救出小珂赛特，隐居在巴黎一座修道院，直至珂赛特长大成人。由于珂赛特与共和党人马吕斯相爱，冉阿让也介入了一八三二年巴黎共和党人的起义，起义失败后，冉阿让将负伤的马吕斯救出街垒，并促成马吕斯与珂赛特的婚事，但冉阿让向马吕斯说明自己真正的身分后，遭到年轻人的误解。从此冉阿让远离珂赛特，孤苦无靠地住在巴黎贫民区。待马吕斯认识到冉阿让的德行与崇高品质，偕珂赛特去探望他时，老人已奄奄一息……。

《悲惨世界》结构庞大，枝叶繁复，但整部小说只围绕一个中心，即贫苦人民悲惨的处境和命运（“悲惨世界”的法语原义是“苦难的人们”）。伽弗洛什的故事便是这一巨型组曲中的一个插曲。小伽弗洛什被父母遗弃，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只能钻进广场上大象塑形的肚子里避风雨，经常靠小偷小摸为生。但他有着多么高尚正直的品格、慷慨无私的天性！他善良，富于同情

心，他送钱袋给生活无着的老人，救助和照料比他更弱小的孩子。他大胆勇敢，永远以乐观的挑战态度面对生活的磨难。在一八三二年的起义中，他和那些为共和主义理想献身的英雄们战斗在一起，他是街垒上的一只快活的小鸟，以他特有的顽童方式嘲笑着敌人。他聪明机智、能完成许多成年人难以完成的任务，他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当起义者弹药用尽时，他竟跑出街垒，在敌人的弹雨中收集弹药，终于中弹牺牲。伽弗洛什是法国文学中最动人的艺术形象之一，他虽不是《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却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雨果作品的最大特色，是从人道主义观点出发的批判精神和革命激情。在《悲惨世界》中，他怀着对不幸者的真挚同情，控诉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对劳苦大众的残酷迫害。冉阿让本是一个勤劳的工人，但社会让他失业；他要养活姐姐和她的七个孩子，不得已偷了一块面包，结果是十九年的苦役，甚至终生被剥夺正常生活的权利，即使他做了无数好事，他仍然是个受法律追究的人；芳汀原也是个天真纯洁的少女，恶浊的社会玷污她、欺压她，她为抚养孩子卖掉了自己的头发和牙齿，到最后只得出卖自己的肉体；植物学家马伯夫，一生清白正直，老来竟无以糊口；天真无邪的伽弗洛什，正当受教育的年龄，却流落街头……所有这些衣衫褴褛、疲惫不堪、遍体创伤的人们，正是雨果心目中“人民”这个伟大整体的象征。他们各有自己的弱点和

不幸，却同样被这个暴虐、不公的社会逼得走投无路。一旦时机到来，起义就如同燎原的大火，在巴黎迅速蔓延，这些平凡而不幸的人们毫不犹豫地筑起街垒，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精神力量，即理想社会将赖以实现的那种力量。

尽管这部长篇小说中充满了抽象而不切实际的人道主义说教，但它对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的真实再现是如此动人心魄，加上真挚的革命激情、理想的光芒，以及人物、故事的传奇色彩，达到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巧妙结合的艺术境界，因而一百多年来一直是感染力最强和拥有读者最多的文学名著之一。

编者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一天晚上，小伽弗洛什一点东西也没有吃，他想起前一晚也不曾有什么东西下肚，老这样下去可真受不了。他决计去找点东西来充饥。他走到妇女救济院那一面的荒凉地方去打主意，在那一带可能有点意外收获，在没有人的地方常能找到东西。他一直走到一个有些人家聚居的地方，说不定就是奥斯特里茨村。

前几次他来这地方游荡时，便注意到这儿有一个老园子，住着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妇人，园里还有一棵勉强过得去的苹果树。苹果树的旁边，是一口关不严实的鲜果箱，也许能从里面摸到个把苹果。一个苹果，便是一顿夜餐，一个苹果，便能救人一命。害了亚当^①的也许能救伽弗洛什。那园子紧挨着一条荒僻的土巷，两旁杂草丛生，还没有盖房子，园子和巷子中间隔着一道篱笆。

伽弗洛什向园子走去，他找到了那条巷子，也认出了那株苹果树，看到了那只鲜果箱，也研究了那道篱笆，篱笆是一抬腿便可以跨过去的。天黑下来了，巷子里连一只猫也没有，这时间正合适。伽弗洛什摆起架势

^① 据《圣经》记载，亚当偷吃了乐园的苹果，受到上帝责罚。

准备跨篱笆，又忽然停了下来。园里有人说话。伽弗洛什凑近一个空隙往里望。

离他两步的地方，在篱笆那一面的底下，恰好在他原先考虑要跨越的那个缺口的地方，地上平躺着一块当坐凳用的条石，园里的那位老人正坐在条石上，他前面站着一个老妇人。老妇人正在絮叨不休。伽弗洛什不大知趣，偷听了他们的谈话。

“马白夫先生！”那老妇人说。

“马白夫！”伽弗洛什心里想，“这名字好古怪。”^①
被称呼的老人一点也不动。老妇人又说：

“马白夫先生！”

老人，眼不离地，决定回话：

“什么事，普卢塔克妈妈？”

“普卢塔克妈妈！”伽弗洛什心里想，“又一个古怪名字。”^②

普卢塔克妈妈往下谈，老人答话却极勉强。

“房主人不高兴了。”

“为什么？”

“我们的房租欠了三个季度了。”

“再过三个月，便欠四个季度了。”

“他说他要撵您走。”

“我走就是。”

① 马白夫(Mabeuf)的发音有点象“我的牛”。

② 古希腊作家，《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作者也叫普卢塔克。

“卖柴的大妈要我们付钱。她不肯再供应树枝了。
今年冬天您用什么取暖呢？我们不会有柴烧了。”

“有太阳嘛。”

“卖肉的不肯赔账。他不再给肉了。”

“正好。我消化不了肉。太腻。”

“吃什么呢？”

“吃面包。”

“卖面包的要求清账，他也说了：‘没有钱，就没有面包。’”

“好吧。”

“您吃什么呢？”

“我们有这苹果树上的苹果。”

“可是，先生，我们这样没有钱总过不下去吧。”

“我没有钱。”

老妇人走了，老人独自待着。他开始思考。伽弗洛什也在思考。天几乎全黑了。

伽弗洛什思考的第一个结果，便是蹲在篱笆底下不动，不想翻过去了。靠近地面的树枝比较稀疏。

“嗨！”伽弗洛什心里想，“一间壁厢！”他便蹲在那里。他的背几乎靠着马白夫公公的石凳。他能听到那八旬老人的呼吸。

于是，代替晚餐，他只好睡大觉。

猫儿睡觉，闭一只眼。伽弗洛什一面打盹，一面张望。

天上苍白的微光把大地映成白色，那条巷子成了两行深黑的矮树中间的一条灰白道儿。

忽然，在这白茫茫的道上，出现了两个人影。一个走在前，一个跟在后，相隔只几步。

“来了两个生灵。”伽弗洛什低声说。

第一个影子仿佛是个老头儿，低着头，在想什么，穿得极简单，由于年事已高，步伐缓慢，正趁着星光夜游似的。

第二个是挺身健步的瘦长个子。他正合着前面那个人的步伐慢慢前进，从他故意放慢脚步的体态中，可以看出他的轻捷矫健。这个人影带有某种凶险恼人的味道，整个形态使人想起当时的那种时髦少年，帽子的式样是好的，一身黑骑马服，裁剪入时，料子应当也是上等的，紧裹着腰身。头向上仰起，有一种刚健秀美的风度，映着微明的惨白光线，帽子下面露出一张美少年的侧影。侧影的嘴里含着一朵玫瑰，这是伽弗洛什熟悉的，他就是巴纳斯山。

关于另外那个人，他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是个老头儿。

伽弗洛什立即进入观察。

这两个行人，显然其中一个对另一个有所企图。伽弗洛什所在的地方正便于观察。所谓壁厢恰好是个掩蔽体。

巴纳斯山在这种时刻，这种地方，出来打猎，那是

极可怕的。伽弗洛什觉得他那野孩子的好心肠在为那老人叫苦。

怎么办？出去干涉吗？以弱小救老弱！那只能为巴纳斯山提供笑料，伽弗洛什明知道，对那个十八岁的凶残匪徒来说，先一老，后一小，他两口便能吞掉。

伽弗洛什正在踌躇，那边凶猛的突袭已经开始。老虎对野驴的袭击，蜘蛛对苍蝇的袭击。巴纳斯山突然一下丢了那朵玫瑰，扑向老人，抓住他的衣领，掐住他的咽喉，揪着不放，伽弗洛什好不容易没有喊出来。过了一会，那两人中的一个已被另一个压倒在下面，力竭声嘶，还在挣扎，一个铁膝头抵在胸口上。但是情况并不完全象伽弗洛什预料的那样。在底下的，是巴纳斯山，在上面的，是那老头。

这一切是在离伽弗洛什两步远的地方发生的。

老人受到冲击，便立刻狠狠还击，转眼之间，进攻者和被攻者便互换了地位。

“好一个猛老将！”伽弗洛什心里想。

他不禁拍起手来。不过这是一种没有效果的鼓掌。掌声达不到那两个搏斗的人那里，他们正在全力搏斗，气喘如牛，耳朵已完全不管事。

忽然一下，声息全无。巴纳斯山已停止斗争。伽弗洛什对自己说：“敢情他死了！”

老人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喊一声。他站了起来，伽弗洛什听见他对巴纳斯山说：

“起来。”

巴纳斯山起来，那老人仍抓住他不放。巴纳斯山又羞又恼，模样象一头被绵羊咬住了的狼。

伽弗洛什睁着眼望，竖起耳听，竭力用耳朵来帮助眼睛。他可真乐开了。

作为一个旁观者，他那从良心出发的焦虑得到了补偿。他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他们的话从黑暗中传来，具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剧味道。老人问，巴纳斯山答。

“你多大了？”

“十九岁。”

“你有气力，身体结实。为什么不工作呢？”

“不高兴。”

“你是干哪一行的？”

“闲游浪荡。”

“好好说话。我可以替你干点什么吗？你想做什么？”

“做强盗。”

对话停止了。老人好象在深思细想。他丝毫不动，也不放松巴纳斯山。

那年轻的匪徒，矫健敏捷，象一头被铁夹子夹住了的野兽，不时要乱蹦一阵。他突然挣一下，试一个钩腿，拼命扭动四肢，企图逃脱。老人好象没有感到这些似的，用一只手抓住他的两只手臂，镇定自若，岿然不动。

老人深思了一段时间，才定定地望着巴纳斯山，用

温和的语调，在黑暗中向他作了一番语重心长的劝告，字字进入伽弗洛什的耳朵：

“我的孩子，你想啥也不干，便进入最辛苦的人生。啊！你说你闲游浪荡，还是准备劳动吧。你见过一种可怕的机器吗？那东西叫做碾片机。对它应当小心，那是个阴险凶恶的东西，假使它拖住了你衣服的一只角，你整个人便会被卷进去。这架机器，便象是游手好闲的习惯。不要去惹它，在你还没有被卷住的时候，赶快避开！要不，你便完了，不用多久，你便陷在那一套联动齿轮里。一旦被它卡住，你便啥也不用指望了。你将受一辈子苦，懒骨头！不会再有休息了。不容情的苦工的铁手已经抓住了你。自己挣饭吃吧，找工作做吧，尽你的义务吧，你不愿意！学别人那样，你不高兴！好吧！你便不会和大家一样。劳动是法则。谁把它当作麻烦的事来抗拒，谁就会在强制中劳动。你不愿意当工人，你就得当奴隶。劳动在这一方面放松你，只是为了在另一方面抓紧你，你不肯当它的朋友，便得当它的奴才。啊！你拒绝人们的诚实的疲劳，你便将到地狱里去流汗。在别人歌唱的地方，你将哀号痛哭。你将只能从远处，从下面望着别人劳动，你将感到他们是在休息。掘土的人、种庄稼的人、水手、铁匠，都将以天堂里的快乐人的形象出现在你眼前的光明里。铁砧里有多大的光芒！使犁、掘草是一种快乐。船在风里自由行驶，多么欢畅！你这个懒汉，去锄吧，拖吧，滚吧，走吧！挽你的

重扼吧，你成了在地狱里拖车的载重牲口！啊！什么事都不干，这是你的目的。好吧！你便不会有一个星期、不会有一天、不会有一个钟点不吃苦受罪的。你搬任何东西都将腰酸背痛。每过一分钟都将使你感到筋骨开裂。对别人轻得象羽毛的东西，对你会重得象岩石。最简单的事物也会变得异常艰巨。生活将处处与你为敌。走一步路，吸一口气，同样成了非常吃力的苦活。你的肺将使你感到是个百斤重的负担。走这边还是走那边，也将成为一个待解决的难题。任何人要出去，他只要推一下门，门一开，他便到了外面。而你，你如果要出去，便非在你的墙上打洞不可。要上街，人家怎么办呢？人家走下楼梯便成了，人人都是这样；而你，你得撕裂你床上的褥单，一条一条地把它接成一根绳子，随后，你得从窗口爬出去，你得临空吊在这根绳子上，并且是在黑夜里，在起狂风、下大雨、飞砂走石的时候，并且，万一那根绳子太短，你便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下去，掉下去。盲目地掉下去，掉在一个黑洞里，也不知道有多深，掉在什么东西上面呢？下面有什么便掉在什么上面，掉在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上面。或者你从烟囱里爬出去，烧死了活该；或者你从排粪道里爬出去，淹死也活该。我还没有跟你说有多少洞得掩盖起来，多少石头每天得取下又放上二十次，多少灰渣得藏在他的草荐里。遇到一把锁，那个有钱的先生，在他的衣袋里，有锁匠替他做好的钥匙。而你呢，假使你要过去，你便非

作一件杰出的惊人作品不可，你得拿一个大个的苏，把它剖成两片，用什么工具呢？你自己去想办法。那是你的事。随后，你把那两片的里面挖空，还得小心谨慎，不让它的外表受损伤，你再沿着周围的边，刻出一道螺旋纹，让那两个薄片，象一盖一底似的，能严密地合上。上下两片这样旋紧以后，别人便一点也猜不出了。对狱监们，因为你是受到监视的，这只是一个大个的苏，对你，却是个匣子。你在这匣子里放什么呢？一小片钢，一条表上的发条，你在发条上已凿出了许多齿，使它成为一把锯子。这条藏在苏里的锯子，只有别针一般长，你能用来锯断锁上的销子，门闩上的横条，挂锁上的梁，你窗上的铁条，你脚上的铁镣。这个杰作告成了，这一神奇的工具做成了，这一系列巧妙、细致、精微、艰苦的奇迹全完成了，万一被人发觉是你干的，你会得到怎样的报酬呢？坐地牢。这便是你的前程。懒惰，贪图舒服，多么险恶的悬崖！什么事也不干，那是一种可悲的打算，你知道吗？无所事事地专靠社会的物质来生活！做一个无用的、就是说有害的人！那只能把我们一直带到绝路的尽头。当个寄生虫，结果必然是不幸。那种人只能变成蛆。啊！你不高兴工作！啊！你只有一个念头：喝得好好的，吃得好好的，睡得好好的。你将来只能喝水，吃黑面包，睡木板，还要在你的手脚上绑上铁件，教你整夜都感到皮肉是冷的！你将弄断那些铁件，逃跑。这很好。你将在草莽中爬着走，你将象树林

中的野人一样吃草。结果你又被逮回来。到那时候，一连好几年，你将待在阴沟里，一条链子拴在墙上，摸着你的瓦罐去喝水，啃一块连狗也不要吃的怪可怕的黑面包，吃那种在你到嘴以前早已被虫蛀空了的蚕豆。你将成为地窖里的一只土鳖。啊！可怜你自己吧，倒霉的孩子，这样年轻，你断奶还不到二十年，也一定还有母亲！我诚恳地奉劝你，听我的话吧。你要穿优质的黑料子衣服、薄底漆皮鞋、烫头发、在蓬松的头发里擦上香油、讨女人的喜欢、显得漂亮。结果你将被推成光头，戴一顶红帽子，穿双木鞋。你要在指头上戴个戒指，将来你会在颈子上戴一面枷。并且，只要你望一眼女人，便给你一棒子。并且，你二十岁进去，五十岁出来！你进去时是小伙子，绯红的脸、鲜润的皮肤、亮晶晶的眼睛、满嘴雪白的牙齿、一头美丽的乌发，出来的时候呢，垮了，驼了，皱了，没牙了，怪难看的，头发也白了！啊！我可怜的孩子，你走错了路了，懒鬼替你出了个坏主意，最艰苦的活计是抢人。相信我，不要干那种当懒汉的苦活计。做一个坏蛋，并不那么方便嘛。做一个诚实人，反而麻烦少些。现在你去吧，把我对你说的话，仔细想想。你刚才想要我的什么东西？我的钱包。在这儿。”

老人放了巴纳斯山，把他的钱包放在他手里，巴纳斯山拿来托在手上掂了一阵，随后，以一种机械的谨慎态度，把它揣在他骑马服后面的口袋里，好象是他偷来的。